中国人的性教育

在中国社会里，有个敏感的话题：性。性话题在公共舆论是被尽量避免的，大部分传统家长也是谈性色变，唯恐他们的子女过早接触性相关的话题。公共场合故意扯到性相关的话题就会被视作低俗媚俗，国家和社会对“色情作品”也是严防严打，理由便是会伤害青少年幼小的心灵，性早熟容易诱导未成年人犯罪等等。正如我自己而言，我从小到大没有受到父母或者老师专门关于性的教育，中学生物课堂上关于身体构造的学习也像是单纯在研究一块肉，由于不会出现在试卷上，老师对这一内容也是草草带过。虽然目前年轻一代是主张性开放的，但这种性开放并不是建立在健全科学的性教育上的，这种缺乏理性的性观念正在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

首先，我们来分析国家和社会不主张性开发的原因，性本来是个中性词，并没有低俗高雅的说法，它源自我们的生物性，源自于生活。人们认为性是肮脏的，是基于自己龌龊的思想，人为地把性定性为黄，淫秽的事物，而黄是犯罪行为，为了避免黄的滋生，就理所应当地回避和打压性话题。写了让人血脉贲张的《黄金时代》的作者王小波认为，这种理论认为一切对性的公开正面的讨论都会导致性活动的泛滥，因为性知识是性行为的前兆。这就是说，性冲动是强大的，一受到刺激就会自动表达出来，与此相辅相成的是另一个理论：性是危险的，人是薄弱的，必须控制性来保护人。还有一些家长反映孩子看了与性有关的书刊，影响了学习，因此主张对性相关的书刊，录像严加限制。他同时指出这种立论是逻辑混乱，定义错误的，因为从概率学上将，性相关书刊影响学习，诱发犯罪的概率应该是看过“不良”书刊而犯罪的青少年，占看过“不良”书刊的青少年总数的比例，而不是单单调查这些犯罪的青少年有没有看过书刊，以犯罪的青少年大部分看过不良书刊为由就下定论是这一因素造成了心理问题并引发犯罪，这是缺乏逻辑反演基础的偏执。要证明是性话题的接触导致了犯罪行为，必须先要证明这些孩子是先看了性书刊，而后学习成绩才下降，其次要证明没有其他因素既影响到孩子看某种书，也影响到孩子的学习。西方也经历了对性文艺作品的管制到开放，他们非但不能得出让青少年接触这种读物会对他们造成危害的结论，相反，性教育开放之后社会不安因素还因此降低，社会舆论更加开放，民众出现青少年期心理问题的几率大大减少。

从王小波的观点我们可以看到，家长们对性作品的定罪是缺乏理论支撑的，同时还反映了孩子对性的好奇和家长性教育的缺失。社会上有种主流的观点认为，在我们父辈的年代，信息技术不发达，他们没法获取到这些性相关的书刊录像，没有渠道也没有条件，那时的家长更加保守不会进行性教育，为什么当时的人没有表现出这些心理问题呢？而反观如今随着网络时代的发展，孩子总能找到这些敏感材料以满足自己的性好奇，也没有了传统洁身自好观念的束缚，性思维的开放便导致了无数悲剧以及艾滋病的横行。针对这一观点，我有以下几种解释，第一，温饱思淫欲，物质匮乏年代，青少年面临营养不良，性成熟期自然来的迟，对性知识的探索欲也远没有解决温饱问题重要，而当今社会青少年营养能够得到保证，性成熟期也会更早到来，会产生对性的好奇，这也是造成普遍忧虑的一个原因。第二，青少年犯罪，女性在性中属于弱势的一方而受到伤害，艾滋病横行等社会问题，认为是性开放的腐蚀后果只看了个表象。从根本上说，青少年性好奇没得到正常满足导致的心理问题，以及社会对女性的不公平，价值观的崩坏导致了这种伤害女性的行为。多少被爆光的恶性事件和未爆光的让人发指的悲剧，人们在谴责女性不懂洁身自爱的同时，更应该反思，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为什么我们民族的女性还不能自信安心地展现自己的美丽生机，为什么在一些方面我们民族的道德约束力微弱到近乎没有，为什么我们的社会不能给受害者多一些的宽容，为什么我们的法律如果失去效用将导致难以预料的对女性的摧残，为什么法制如此健全的今天，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却薄如蝉翼不堪一击，以至于美丽的女子都要时刻防范歹人的觊觎？事后对恶魔的制裁并不能告慰那曾经呻吟的灵魂，只有减少恶魔的滋生才能弥补我们每个社会成员的失责。这样的社会不是我们想要的，但任凭这样的社会进行下去就是我们的失责。

要预防恶魔的滋生，最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教育。在应试教育的前路一文中，我强调教育要顺着孩子的天性来，就完全可以避免一些莫名其妙乱七八糟的问题出现。性教育也是如此。罗素在《幸福之路》里说过：“对待性问题上所采取的传统做法会使人变得愚蠢，虚伪和胆怯，而且还会使相当多的人患上精神病和类似的疾病。性的好奇心与其他各种好奇心一样，一旦得到满足，就很快会消失，因此，防止青年人为性问题所纠缠的最好办法，就是尽量按其所求，告诉他们关于性的一切事情。”罗素真是人生通透啊，一语中的入木三分。我们回想我们社会对待性问题的传统做法：回避，隐瞒，不感兴趣，或者不在孩子面前表现出对这一话题的兴趣。国外有位学者曾经访问了我国老一代作家时问“你们中国的作品里，怎么没有写性呢？性是生活中很重要的事啊。”我国以为年长的作家答道：我们中国人对此不感兴趣。这当然是骗洋鬼子的话，但是洋鬼子不吃骗，又问道：“你们中国有好多小孩子，这是怎么一回事？”这句话的潜台词是这些孩子不是你捏着鼻子，忍着恶心造出来的吧。当然，我们可以回答：我们就像吃苦药那样做这件事，但是这样说话就等于承认我们都是伪君子。所以，这种回避的办法不但不能解答疑惑，还会让人学着作伪，性的神秘感会让人谈论这件事时感到胆怯。再者，父母不教，不代表他们放弃好奇，他们总能找到办法获取这些信息，当他们探索时，他们会感到犯罪感，同时容易受到不怀好意的人的误导，长此以往很容易引发精神疾病。还不如索性当他们试图知道时亲自告诉他们想知道的，反正他们迟早会知道，自己教比别人教更保险不是吗。而且，罗素所说的青少年对性的好奇一旦得到满足就会很快消失是有事实佐证的。就我而言，第一次接触性文学是郁达夫的一篇小说开始的，第一次肯定很刺激的，但这种刺激感绝大部分是来自于自己长期的心理枷锁，虽然是平白无奇的文字，但还是止不住地环顾四周，生怕背后有一双眼睛盯着这不堪入目的描写。但是看完之后，又觉得没有想象中神奇，甚至有一些失望，但是解开了心理枷锁还是感到轻松。再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再接触到类似的性相关材料，除了看了面红耳赤上头有身体感应之外，思想上反倒出现审美疲劳，甚至事后感到一些恶心。所以，从正常的心理上看，单纯的性是没办法让人持续保持脑热的，生活绝大部分时间不会去注意这些，反而是那种神秘感，能持续地牵扯着青少年的好奇心，浪费他们的精力。除此之外，放开性教育还有诸多好处，比如解放思想，鼓励创新，正如西方文艺复兴中最伟大的作品常常是以一丝不挂的人物为题材，这些东西确实有启蒙思想的作用而且富有足够的美感。据我所知，中国近代文学中对文坛有显著贡献的作家都有对性的幽默感，他们文人之间也经常飙黄段子，他们的作品也时不时出现性相关描写。钱锺书甚至在大学期间就能轻松列举出上百本国外的性文学。但这些大作家的作品中出现性的描写却决不是以性为主题，也不是利用这种噱头吸引眼球，而是常常是用这种性的幽默去反映表达一些别的东西，这也是性文学区别于黄色文学的根本地方，一个是自然而然而流露，一个是刻意媚俗骗你上当，这不可一概而论。

说了这么多性开放的好处，针对当下性观念混乱的问题，还有一点需要做到，那就是促进女性在性中的平等地位。女性作为较弱的一方也是受伤害更多的一方，如果能更正确地认识性，就可以避免很多遗憾。无论是爱情还是性，都不是生活的主要部分，要找到值得托付终身的人，必须先学会洁身自爱。徐志摩在对新世纪中国新女性的期望中有一段话我非常喜欢。他说：新时代的女子和男子是平等的，这种平等不但在爱情上平等，在人格，在才华，在对人类贡献上也应是平等的。在中国，我们只要记起曹大家的《汉书》，苏若兰的回文，徐淑，蔡文姬。左九嫔的词藻，武曌的《升仙太子碑》，李若兰，鱼玄机的诗，李清照，朱淑真的词，明文氏的《九骚》--哪一个不是照耀百世的奇才异禀。我们国内的新女子是在一天天可辨认的长成，从数千年来有形与无形的束缚与压迫中渐次透出性灵与身体的美和力，像一支在褶裹中透露着的新笋。有形的阻碍，虽则多，虽则强有力，还是比较容易克服的。无形的阻碍，心理上，意识与潜意识的阻碍，倒反需要长时间的努力方有解脱的可能...旧女子有才学的理想是李易安的早年的生涯--当然不一定指她那“被翻红浪，起来慵自梳头”一类的艳思--嫁一个风流倜傥，一如赵明诚的夫婿（赖有闺房如学舍，一编横放两人看），过一些风流而兼风雅的日子。新女子---我们当然不能不许她私下期望一个风流倜傥的有情郎（易求无价宝，难得有情郎），但我们却同时期望她虽则身体与心肠的温柔都给了她的郎，她的天才她的能力却得贡献给社会与人类。

所以，要争做新时代进步平等的女性，勇于开发自己才华上的天才禀赋，吁嗟女兮，无与士耽，过早期望你成为人妻的男人大概率不会给你长久的幸福。士之耽兮，尤可脱也，女之耽兮，不可脱也。新女性的平等在期待社会的鼓励同时更需要自身对人生长远的谨慎考虑。结婚应该是基于男女双方的互相欣赏，互相成全，而不是相互束缚增加事业的羁绊，我这样固执地觉得。